跨鼇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十九　　宋　李新　撰

上書

上皇帝萬言書

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僚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推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

人之禮經者此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然求賢以為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

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末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洽聞睿智有臨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刋去敝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為急欲明風俗之媺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

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索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睹者信以傳信耳之所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叩閽未得流賈生之涕抱嫠婦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為奸臣擅命朝多忌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踈愚請

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繆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終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遼東之獻豕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

房闥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令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摟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干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袵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令日兵革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暇

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鋭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操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瑶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鉤摭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虚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奥援

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蚡之除吏尚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尚撓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尚賴祖宗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為用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敢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名令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為

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邇醫藥强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

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
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為無功居位使諸侯
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
修致災害未息永嶶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
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閔牛喘而
内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陷濘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
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
曷與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考程棨顧問鹽米曷與

什已者遊而若已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鵰挾兎則一切婞䙫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茍容伴食以希無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先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𧷤地千里蕩室廬汩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錡釜簞輅籃縷號泣道路州縣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遞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行空文

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潰麻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皐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閎天

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焰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劍相笑飴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奥張弧於前設穽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蝮笑間藏刀盃

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薀天子巍然其中為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夤緣薦舉從

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為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縵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掩罪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詆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

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槩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詿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為不祥尅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為亂之心速況已湔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寜天災得乎兹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

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謡劉崇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

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為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勑容其拙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亡飾非遂

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為助者也若人君
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
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殊未免過屠門而大嚼
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沮排小
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
望假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慝
席風聞以報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
奇衺雌黃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

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
養士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賁之禮物以吐其骨鯁
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
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矣
亂之初生臺諫為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為備物鄒浩以
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學為轅駒安於豢
畜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
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

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拾
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習士書又禁
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人呑直聲匭函名存而士司
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强明
疏通不待斸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
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
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刄若置之通逵付之士師考其
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

憚而不為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之
殿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
採清議區別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
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為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萬
鈞之下而羔裘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兹
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為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
福致治之本原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
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

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為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為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循吏其末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侶若鵷鷺高其選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幽隱玉彩星露下僚英俊雖囊穎脫號為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

往微幸其處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
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奬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
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
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筯假笏得盡聞
燕而内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
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敎化之原以宗
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闕通權
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

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頷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吕望伊吕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騶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騶而用客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粹美王道粉澤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

謂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衂國體俗失之俚輕失之誣粃糠我制度斷絶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捽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汚穢簡嫚吏議而去者略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莫戾於虎梁鴦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

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
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
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歎甚
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
物磨礲漸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
以為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
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歇後鄭五有其名而
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

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略是又人主不可
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
取五季其間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
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
制不及雖多奚為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
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吴
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
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

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為輔
而大歷貞元以後益更員横田宏正盜有魏博王氏盜
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吴少誠
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
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
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已遠惟祖宗深鑑漢
唐之失以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内無封建藩鎮之失外
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

之實甲兵之利可以坐扑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為日已久侵暴我黎庶虔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

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日者固常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闕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强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

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木土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茅茨不翦武帝啓千門萬户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為游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己之

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為必婦人之說諸侯黝堊大夫倉則楹不可丹春築于郎冬築于囿則譏臺不可為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成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輸之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葵桂楣之所紛奕礛金

玉以次第為步割龍蛇以飛走為戲陶甓倍於南山之
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
皆知其不可而又繁飾服御增崇佛廬夫司農不能供
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之及閹寺希寵則樂
成奇麗以蕩揺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
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知朝政以隳紊祖宗之法者在
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支
費之蠧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啟也臣伏

願陛下日慎終戒防微杜幾書無逸為元龜置欹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疾懷民力而蹐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說禮者以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

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已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胠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河積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弘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鎛進而至宰相財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貫為富貴之美談王制又謂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

國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為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為有餘不強隕穫為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擢子則必貧旦旦伐木則必徹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梱載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於詠歌傳以金石以至于今而不衰也方今利孔百出臣

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為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户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以為喉吻之哺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囹圄無虛刑餘半道而寃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

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戸不吾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闗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旦夕之譴則抑配良

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為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誹思臠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忍不聽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為鹽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

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為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肇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閤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厓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吐蕃并

力入寇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

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巂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

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令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

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寧日久

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

盡賣劍買書廣強誦以竟日外户弗闔而無有犬吠行

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

州郡為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攖拂者矣臣

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䫉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之守邊者因仍徼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嫺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胄爛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

峨眉蠻獠以闕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盧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狘山之頭據騎刼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修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

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王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

則心腹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絶固無有受病處葢嘗治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黄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為癰瘖緩而絶經

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禁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專恃顧命頗有得色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臣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奸雄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

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
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
淵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
不必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紉腹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
急迫尋常之間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箴
砭所及聚毒供事尚未為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
今天下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
君以為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訐矣而桓帝

止以不諦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上以天子夭促為乖剌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為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官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彊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稗聖政之萬一而祇自以為勞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

熈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于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殺儀且為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内也而或見於外

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况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無過事明皇之初鋭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為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遠中晝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貴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

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
妄干犯威顔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新昧
死百拜

跨鼇集卷二十

宋 李新 撰

書

上翟戶部書

某愚無狀前在蜀校尉考滿誓欲築室青都載千卷書杜門却掃沉酣厭飫而後出重念三世儒其業不售到某始饕餮齒仕列又欲急得朝廷一命薦之堂上為婆娑老子桑榆晚景之光捐此一事外即無有他志漢水

之井竈次舍營壘軍陣歷歷在目過廉谿讓水而善范
栢年之對右䀹駱谷左顧褒斜經牙門府署躊躇四顧
則思嚴震馬勛之忠義愛温造之威畧尋張儆王彥休
之惠化李大亮裴度之開府詠歌逸事以作新江山之
秀此其志也會歲大祲障梗不得遂荒政之謹賑給之
役水旱之祈禬官事沓沓恍惚病憊生意蕭然若於是
時訪古懷遠真為大謬晉亂不曉世故也曷可爾爾伏
惟閤下易使者節雍容漢上拔識寒滯振起衰薄文雅

道妙見於精神之表小吏淵疎數侍座末承服教晤欲竊緒餘之論紉緝補綴作一段奇絶以終其志是亦不負其來也至於成就其聲名使及其老如上所謂桑榆晚景之光者事在閤下不在某也

上王提刑書

某歷耕山中知春穉秋歛候雨雪之時不時螟螣蟊之有無為終歲喜樂憂戚事筋力未大成不堪秉耒耜即肩芋羹豆飯早晚饋田土伏臘有黍釀豕炙一身飽

暖逞恤其他父兄油然詔學書意識偏傍與門户充縣
官役足矣而同舍有忍酸辛信空夢濶視虛名為有必
得之術行欲與知人家國事某内訹其說去而東之滓
然落有司沙汰中調令尉幸緝熈日久法度完密中和
保養四方而一夫失職親於民者起視左右無刀斧黴
墨可忌而畏或不噤其口且言之當路當路者起視朝
廷無妄斥逐與築塞肯言者且列而疏之故田舍子益
不内量乃欲分辨當否刻畫狗鵲窮盡小識以取衆人

指目果得盡所欲言曾何益成事耶自念從仕日淺耳目所聞睹有戶絕之弊有坊場之弊有盜賊斷獄之弊其不便於民者炳炳也宴方丈者慙咽李之飢醉酒漿者悲向隅之泣而名卿才大夫何得不為失職者慮耶何謂戶絕之弊且世之人為身謀者為其子謀也占熊羆之祥設弧矢之具祝廟鬼掃先塋孰不欲有後耶推穰苴之轂倚張禹之牀丐善田覬美官眷眷為其子樹立也帚聚箕斂銖求寸積胼胝其手足焦爍其思慮錐

刀之得不以與諸人借菽水者相而授之爲其有子也百歲後不可諱則倉庫牛馬有定簿管鑰雖寵奴幸婢靡一毫之得者爲其子繼也今不幸至于户絶者隣守門官吏據堂括出籍入恐其死者目未瞑而一簪不得著身法雖許葬送齋供之費給付近親或令得財産者同爲營辦緣法止許給財而不及葬地故牽文之使不敢摽已没之田俾户絶者穿鑿甚者妻不得祔夫子不得陪父松楸墳墓一抔之土無非官有茲法之弊也夫

封樹皆古之制而掩骼埋胔漏泉之所先安有太平赤子而不得尺地以葬耶此誠可悲也何謂坊場之弊蓋商於海者不寶珠玉則寶犀瑁商於陸者不寶鹽鐵則寶茶茗持籌權衡斗筲間累千金之得以求田問舍大婦烜簪珥小婦曳琴瑟茲商賈者所願也漁於海者志魚獵於澤者志獸勅婦姑滌錡釜羽毛齒革夕登於俎茲漁獵者所願也蜀婦守丹穴白圭覬時變雍脂濁脯乃至藏鏹千萬人人願以為陶朱家家願以為猗頓利

所在者冀必得也今承買場務不幸至於敗闕一年無人投狀而體量之官背項相望絡繹道左其保明供申不過指人煙指商旅指道路謂人煙有疎密商旅有多寡道路有僻要交馳文具徒虛語耳一日敗闕之家生事蕭替逋欠委至追胥滿前必不得已則傾餘釀售法具以逃旦夕之責甚者離室家質血屬投哀乞憐於親戚故舊父子昆弟非喪居凶歲而戚戚有不保長年之色譬猶出力重負計百里而止日之夕矣重不得釋

從而益之主人鞭其後以進是則實封投狀百里而止者也亟改者不過以實封爲罔民然不問贏虚耗息而代者自至今立額大率高於買名而奸謀之人目敗者爲覆車踣馬之戒豈不籌其不可耶是敗闕之家重負終不可釋也法有以減定額錢問見沽人且添二分錢止防見沽人欺紿而官吏舞文雖他人承買亦以添二分錢爲率則是前日之體量減價爲未減也故擅一壑之甘守已遂之業即規從末減錢數輸送其黨緣巧倖

愈不可究上下結密共成一網欲棼而理之者殆不勝
其勞也何謂盜賊斷獄之弊且天下强吏少良吏多强
吏常令法在我良吏常以已殉法在我則人畏殉法則
已畏與其已畏寧若人畏良吏之不及强吏也明矣鈎
曲傳致逆得事情神明之斷出沒胷臆閭牘背之示掣
肘之惑屏息不得發果畏其强耶强吏之為强惡姑息
耳今法有按問欲舉條其情有不堪憫者例得減等法
意務本忠厚而為政之實何可惠姦今盜賊率以此相

慶而良吏定罪狐貉輕重引避失入之罰至謂衣安不以贓鞫人而吾曹希牧守望宰相何苦分外按數毛脉吹求疵垢煅煉束縛致人於不免耶是攘秦人裘拾楚人弓取髙廟環罍子卿羊掠士衡舟舉獻之饘類盜也一切得原免甚可怪笑借使乙為盜甲緝之物色其人而已獲贓證乙勢既蹙盡暴其所為是甲無適而不為盤詰訊問乙無適而不為能自首服此風決不可長立法者之弊也吁豈人人强吏而能尅懲之歟往年朝列

有爭姦人之殺其夫者妻不當減其議不合即緘噎以去天下不如人意事何止八九耶楊素曰癡人欲了官事官事未易了素真知言哉閤下入蜀求民之瘼且留情於法令一紙形容霄漢間援蒼生於淪胥某何憚而不發耶近時廣收常平米意非不佳也議者以數年之糴紅腐相因而西南亡有水旱之變不可以厚積某度閤下一出則此事便已可人易曉而易聽從已而脂轄叩邛蜀隨處輒罷彼固執者距至是耶雖然士之可與

瘖語者衆而堙伏下微泯泯亡先容多言則為躁大言為狂言而不當則為妄某處之不疑矣

上李丞吉書

某叨冒元祐第閑伏東西蜀二十年始再遊京國徜徉四顧公卿士夫間念無以文為意者因口其心景其時也遂束書以歸又十二年矣復一來且邊夷下賤絕無知識猶能以十日五日一風一雨卜知中國有至仁令某之來時哉不可失也矣重惟某自幼至壯自壯至老

未嘗一日廢書於書亦無所不讀下筆造語不肯躡沾
前人臨髣舊迹自我作古書成亦不以示人愈自信不
疑加緹襲閟重之私輒誓言是必有投合處決有受其
書因書以知我者不至覆醬瓿為卜筮之流編諸子偏
蔽一曲之士去年春始以潼川城賞改官用非稽古之
力家窶甚藉太倉升斗以活俛首外諸侯借令深相知
不過以一紙書薦諸朝而已力量止此何能為也昔言
道必託之黃帝書託之孔子曲託之李奇然後速售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某不幸屬在遠徼名聲不到中州將老而無曳裾之門生右文之朝而不克以文進天子聖學淵妙奎斗之文雲漢之章昭回上天輔以閤下高明之識宏遠通博之論超邁不可跂及之才述作著黼黻一代之典垂播四海更相傳授以擬三謨九誥之作謂是魯共王壁間所得之書温潤渾雅秦漢而下子長愛奇卿雲翰墨不足多也某前日固嘗抱書以涖今之來豈其時乎所業一編副書以贄暮為閤下取則某之名

聲旦振一不取則已矣没齒無聞焉將盡棄其學火書
以歸終身不復

上王提舉書

某嘗謂呼於埡澤者化形置之莊嶽者變音是居移氣養移體者也公相裔也勝衣有官探穴有金宜其目雲霄而弗下顧朱紫於菅茅比數見公乃謙虛下容冥搜人才雍容温潤如太學生折節如寒士是中氣類最耐富貴蕘指柯葉為非旱孟陽遊山寺不復觀風總使事

舉趾恐不高色恐不莊語言惟恐不簡而重謂位貌當然爾公使一道也相門出相則細故宜忽俄爾外補則民瘼何求比聞公一出曲問水災熟訪流民察役人之敝視給散之致皇華之光遍照原隰跋履蒙犯莫肯告勞所以推行神考法度勤且詳矣所以不負朝廷委屬之意亦至矣垂惠遠人博且厚矣伏惟閤下德宇恢踈智機澄靜陽春浸潭上滿赤澤前此擢除皆自宸扆易節換印不因人言行將遄吉甫之歸名晉公之入使海

寓蒙休豈獨私左蜀之人而已耶繼大丞相之功業世不乏之人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願公多自愛無忌下吏之言

上家提舉書

某嘗聞前此蜀有佳士排時之蠹自謂折腰官時顧竈火之炎輒大悟天下事如是世俗之情如是我知之矣口其心曰使一日提衡銖兩不差直道無愧皇天后土實知此心他日持節私自為一道賀曰寒滯舉矣又自

賀曰不負所學矣甫引其車未出國門而强有力者薦若人素所與游者薦若人盡一歲之舉不能飽其數而使者之心已忉忉矣既下車周流博訪右顧左盼仕某郡某之親也職某事故人之子也其里閈同出入其恩私宜補報者又復數人如築道周室肘掣不得施筆閣不及下將行而跂嚏思慮膠轕不復敢有所主矣且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遂前日之薦終不飽其數以今日之見殆又不可違一一不得行

其道信其志至是而反曰負寒滯矣負所學矣夫以公舉以賢舉又何所負耶祁奚之不避親山濤之不避舊豈皆有所負耶果且有負乎哉果且無負乎哉亦曰君子之於人無所苟而已矣恭惟先生用儒世家以經術妙天下橫經登席入幕曳裾春生郡朝風動縫掖而西南英流培養遠大屬目在公某時就師已能誦公所謂全章登三嵎望墓頤纔兩舍風馬牛幸相及沐先生之清風蓋有素矣為吏漢中守出納之吝其職事張廢實

隷廉按正坐寒滯無一指之助徜徉四顧無親非故人之子無同里無舊恩特暴俚語敢以呈耀而文學誠下科不能押闔揣摩尚欲窺覬新歲論薦妄意門下一紙書以先士林其人物之可否其能官與不能先生寄耳目于外某又何言故曰君子之於人無所苟而已矣干冒清峻戰越不已

再上家提舉手書

某件所聞見少裨聰明小官不守本分令人憎目有如

此者死罪死罪自去歲霖雨雖薄害稼而上戶所入仍蹈故常場圃未畢而穀價已小涌矣梁洋閭廠田上上衣食為一路本源梁米斗金五百而洋州告飢其他益又可知也溝中之瘠固非推而納之既無寇火兵刃使太平赤子指日月以待盡是終毋可念耶春秋諸侯相滅亡不書其由為齊桓諱以其力可救而不救則為桓公恥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君子譏晉夫行道之人力所不給其未死者聞其聲哀之而已其死則

掩鼻以過理無足怪然在上者方且罪歲有力者方且
謹藏而停藏之家方且邀厚利聞今洋州録饑民至三
千人尚未即止謀發義倉賑濟而文法病之既未申災
傷復未經放稅則義倉決不可發想以是瘨聞使者矣
且疾疫嘗起於饑饉今聚而無食疫癘一扇則相枕藉
不早圖之後且奈何四路之民老死不出鄉井未嘗知有
赼熟雖大凶荒無流民災傷不赴愬山東河北淮甸
福建湖南北京東西與夫關中陜右之人不雨則訴旱

過雨則訴澇以至訴雨雹訴蝗蝝以求蠲除無歲無之監司不抑赴訴州縣不憚申請官吏不辭檢視奉行賑濟亦自有方為今計莫若委守令勸諭有力停藏之家減價出糶往時徐信道在成都穀價甫貴即文移屬部令縣令搉上戶所入等第均數置場立價委官出糶後數日而市價平矣此所謂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朝廷愛養元元不為不至其不能自存則給之米其鰥寡孤獨又貯之屋其病者為設醫其棄遺則為僱乳姆立法

之意固已近厚則稟而行之者要何似耶汲黯不卹河內火而發河南粟真得使者大體閤下講茲久矣如何

上王提學書

某不敏嘗歎博士倚席學舍為圜士風墮頹論議不正而朝廷以三舍養士日考月書道隆德峻芃芃棫樸成新樵之材青青子衿入俊造之板雖三代賔興之盛不過如此嘗聞燕樂亡蕤賔六律下太簇七均不合於古八音日奪其倫今大司樂攷中聲而用求子聲而訂澌

鍾牛鐸盡入制作儀鳳舞獸行書簡編雖咸韶英莖之妙不過如此又嘗見列庭闕有夏之器享帝徽大烹之具今草茅之士能獻至言為時薦祥與國增重象三公而列足通九牧而貢金元羨呈味龍文絢彩雖禹時所鑄汾陰所得不過如此某宦學不進僻在一邑覩太平盛典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而才力短拙不能作頌歌以形容從事末路風塵湮没無可言者恭惟閣下推賢樂善見於精神之表立教有方育士有經前日賔興

辟廱會校獨此一道得人為多雅樂之作收名和氣而此一道惟吏與民氣平而聲緩登車攬轡澄清蜀部鎮靜不擾猶一鼎之重某既覩太平之盛典又事太平之偉人前日推行學制過沐論薦不為不遇也去替無幾日月云邁老大寸進亦有動於中者伏望終始提拔令得循資某豈直太平之幸民已哉

上王右丞書

某居蜀四千里外調官窮陬凡三十年齒髮俱化不接

欵中州士人習成簡野念無一長可移人觀聽獨以文
成癖且痼不可藥矣其位與貌甘自為人下至於文定
不可以勢屈坐此窮困宜若有待也自舒王文忠公沒
寥寥數十年無有議文者士人亦不見以文命於世者
閤下德望隆重方且建功立業河北之士謂是魏公復
來片言之出鎮於鼎鼐人所宗仰不減舒王文忠公閤
下在翰林時代王言雄渾溫潤前惟典謨後無訓誥相
金玉以為冊糸雲漢而成章琳函祕篆本神霄舊語飛

落人間動為萬世之觀閤下在中丞時章疏之入中外
聳動上回天機下斡地軸致士風丕變國體增重以平
日所學豈特載之空言葢欲見之行事耳斯文興喪待
閤下一言而決非獨某所私也夫自古好名之人多軋
路而排進師鬼谷者秦不及儀故秦辱儀事荀卿者斯
不及非故斯殺非學兵法者涓不及臏故涓刖臏茲六
國之士何足道盛時右文邁越三代豪傑宜以時出富
貴之地廓然有餘何至軋路而排進閤下試別録而用

之以繼舒王文忠公得士之名曳裾雖多掃門雖勤真得一士則餘子避席而馳矣

上宇文守書

某嘗聞天地之間五行之大而水為之長百川之流而海為之宗故包乾輿括坤樞南瀲朱崖北洗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洪濤浩瀚萬里無際此其廣也其極則崇島巨鼇峌㠕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其中水怪鮫人之室不知幾千萬仞此其深也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蛟

蜃帖息魚龍恬嬉上下天光瀲灧一色可以察毫末可以燭鬚眉其靜有如此者其始則淋淋若白鷺下翔其進則浩浩湓湓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旁作而奔起也如輕車勒兵六駕虬龍附從太白奔呑浩渺前後絡繹其動有如此者故李華賦之於前盧肇詠之於後始能狀其髣髴然竊以為在人者無以異於是道德之宏博奧衍有類其深廣歟文章之富贍飄逸有類其動靜歟當今明公乃其人也輒贄其説以為請見之禮苟以

為可教而遺波餘潤時蒙沾及無使枯槁聖世幸甚

上吳戸部書

某事公四年矣皃趨雁列東階西序升降俛仰庭烏竇

瞡識其韡履聲倒板失謁龍鍾昏憊為老閽司賔所笑

者殆非一事公貴人也坦夷洞達開口見心肺不以苛

微責譙人故士樂為公用上賢下不肖使能不使不能

韋柔脂媚無所復出鯁介弦直坐獲擯與故士樂出公

門下雖支離疏之形哀駘它之惡叔山之無趾申徒嘉

之几止啼怖瘡千怪百陋公孰眂周覽求其形骸之外故士樂從公遊鄷舒之雋盈成括之小才少瑜之非貴仕楊烱之止令長皆不能逭公清識某無善狀薦官東州人材從政烱烱在公目光中不知得何等品題自念初官及今有始相知而終不見知者有始不相知而終相知者有始始終終相知者亦有始終不相知者其於論薦也有求而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已老矣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夫士既樂為公用爭求出公門

又樂從公遊且又不能追公之清識况事之四年者不為不久矣其可置之耶

再上吳戶部書

某竊念自庚辰之初得疾迷罔怔忡瞀妄謂白為黑一昔疾已收名精魄循省悵恨若酲之解若夢之覺顛踣擿埴而值清曉若乘安車而走通道始知國有是論議有正鼓舞再造此皆聖度涵容愈於天地父母生養之恩庶頑讒說堯舜與之並世至其能格則承為賓師庸

為臣吏某之格也久矣伏惟某官智識虛明學術宏妙圓融和會與物無間自昔章疏取端亮純慤之名入蜀觀風布寬易近民之政西南人材收拾幾盡此某所以不敢以往疾自疑夫變荆臯之音以為良濯西子之汚以復巇磨白圭之玼以成器繩臃腫之木以為梁柱齋戒惡人以祠上帝起痱廢之疾以全其生鞭一跌之馬以及千里録功忘過以為至公之度茲古人博厚之意以取先生長者之號中和維掖更相稱譽以培承平之

碁以助太上之德某日夜仰望於閤下者葢在此不在彼重念某沉伏選調已二十年亦欲溷諸公薦士之墨幸今垂成閤下肯棄之歟若其學其從政其人物賢否目擊而道存之矣

跨鼇集卷二十一

宋 李新 撰

書

上劉夢臣提舉書

某嘗謂士以文受知古人不過片詞隻字拊髀爵躍終身推許某於公長牋短札繆至樂語累萬言矣以人物受知舉趾進退古人不過一見再見即抵掌笑談締交促席某自大觀初事公及今幾五年矣凡居職事取能名

取快健名得質直得循良稱譽古人不過一試歷試即借助齒牙引汲舉代無所不力某隸公部中三易賤事矣公朝之薦非可以私祈國士之知豈由於勢取傾蓋之遇指白首以為期童蒙之求亦畏再三之瀆恭惟某官以文受君相知以人物為時標準將明使事以孤寒為意蜀人由公成就者衆獨某未得與門下一士之列嗟予老矣毋益老矣有可憐者其文其人物其職事具不足道然累萬言之勤事五年之久三易職事之賤必

有一憐者情不能已上犯師顏安所逃責

上趙龍圖書

歲在大淵獻某攝梓司寇會閤下初入境走拜下塵退而告人曰使者氣淵定自息以踵出語粹潤聲應黃鍾之律若拊瑈琳清越以遠赤澤如規天庭晶明蘭臺峻直隆負而豐下神觀莊靖進止詳雅望之沈然即之也温眞富貴人也祗事五年數睋台光熟顧公行事未始有過舉九支下都之役取兵於夙籍取財於餘羨卜築

飛輓而州縣不知獻言盈庭橫議斥幕公獨計於心吏奉成筴務在不擾惟耐久近厚乃肯經始有欲榷民酤以益邊用徙邊市以實新城有欲商夷人之茶築市易之邸童山木以資費割租賦以贍兵公曰此正登龍斷㖃百姓之事吾不為也昔議鼓鑄呂申公獨建言願不禁農具識者謂有宰相器後果如約公之為言利亦博矣某月公四進官再進職超升使介換易服章位益尊權日益重宜節節據體貌而咸虛摎屈愈謙下於前日

無一芒矜大之色向文簡大耐官職方之於公又何間然一道士人成就强半既獲顧遇則讒間不行專治大體不責苛微末故凡不當意必教誨諷導不臬礙其進濁流小過包含擀冐輒不出口胷次不知幾雲夢伯仁空洞叔度汪洋郝婁耐事見於今日使人消鄙吝忘形遺辱願執鞭弭為馭而甘心焉去古已遠人無異見許負唐舉不垂筌蹄之書郭有道裴行儉掃絶人倫之鑒退居下坐自有青白而尺涔止水堪燭鬚眉曩在新疆

微譽弗聞捄過不暇中山之謗書日至東阿之毀言日甚曳裾失謁倒板汗流雖亡宅虞但自瞻落葢名利之兵起於几席殺身之禍肇於酒盃怠者忌脩則曰其不免矣同列競進則曰孰為來哉重念某立朝無親居府無助孤寒二字與生俱生廉白一身得死寧死耕奴織婢既積日而累年老馬敝車幸知途而合轍惟閤下全而成之亦全而歸之禽固擇木木亦擇禽客善相主主亦相客若是則某安所逃審惟去取已大定矣情迫直

書干冒鼎席死罪死罪

上王知府書

某沉伏選調二十三年矣試士彭門初識紫芝眉宇夷甫目光美姿皙面氣語温粹自是富貴久耐人別二十年前李生官不加進若引萬斛艘上八節灘若倒挽九牛陟峻坂何其艱也孤貧流浪龍鍾跛倚乃始斂板趨庭退處幕下借令公鐵石心肺亦必怛然憐之伏惟閤下父子兄弟徘徊蜀道為人愷悌父母恩波惠泉與春

更榮聲音氣味同俗俱化出入劍嶺岷峨導江潼涪清秀琴臺墨池卜簾石室雪山火井牛頭瓦屋碧雞金馬皆公平日眼界中玩好登高弔古則相如揚雄之才子淵君公之學鄧先譙周之辯仲元君平之隱絶世異代髣髴猶故人惟蜀衣冠不漏一指同堂接席締交聯事不知身之居蜀鄉蜀之爲秦鄉某最無長亦幸一日之舊其爲學從政禔身涉世閤下知有素矣王正薦士竟令出門下可予其不可耶老矣情迫不能成章干冒尊

第一而出中下之賦揚州土塗泥田下下其賦宜輕迺
惟下上上錯則賦之輕重不繫地之美惡而係人功之
脩否爾及觀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
之地征以均齊天下之政則賦實䀢地而輕重異矣爰
自井田一變阡陌代興所謂田者人始得貿之貧者冀
速售則薄從其税富者欲邀利則務低其直税移而薄
故地雖去而賦益重償直既少故地愈廣而賦愈輕此
天下之公患也神考熙寧中嘗詔有司講明其法分利

害若辨白黑以土之肥瘠為地之美惡以地之美惡定
賦之多寡其步畝所至則方為之帳其升斗尺寸則户
給之帖舉數千載軒輕跛倚之病衡而齊之無逸漏者
主上追述先猷復以田法委一道使者使率土之民均
而無貧而郡縣之吏不得為姦贓方按圖周知息耗茲
事體大伏惟提舉大夫直道禔身文雅飾吏推行仁政
惟恐一夫不被上澤則其於方田之事必精擇一二能
吏詳考式令以指教方量之官不識謭薄之才亦可以

備驅策乎重念某筋力未老實耐奔走之勞心志不荒粗明三尺之律言宣口授積日累月收其成効萃為一書期無負知己者而後已然金躍冶為不祥夜光明月無因至前則必按劍干冒重德安所逭罪

上尚提舉書

某竊嘗謂有道者之言曰道甚邇無謂其遠道甚易知無謂其難童子可以適巨莢則近踰眉睫象罔可以得元珠則易若探囊見早則明卓自得而獨成耳目不用

取成於心攬鏡見覺一息超然而道無餘蘊矣奚至於連連徇外不知其歸揭竿而求之若父建鼓而求之若子曖昧於一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然後爲得哉然求之其人行年五十則聞道何脆約舍重趼則求乞何劬三月齋居則進之何篤一覿而三賀之則見之何以爲榮七年而一解顏則告之何以甚吝意者道之難言邪則又曰可傳也且曰道爲可傳邪則又曰不可受也道不可受且將忘言耶則又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也是

道果何以造之歟則曰嘗為汝議乎其將矣又曰嘗為汝言乎其崖畧矣是道之至極者終不得而告歟則有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而以不知不言為真者矣若是則道終不可得聞也然則拊髀爵躍者又何所得而然歟愚將蔽之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此則一言可以盡道矣某天運方拙猖狂妄行假渾沌氏之術以經世則不知後重而前輕攘支離疏之臂以竊食則幸以無用而獲宥有哀駘它之貌實駭羣目無絣澼絖之

技不鬻一金將欲為鏌鎁反不祥於大冶自念叔山無趾前行何補是以務學不輟求尊足者於天地之間道之所在固將贏糧趣轅南之沛北過楚而不息其遠又安得以連墻並席一不請見之為遠哉恭惟某官閤下聞道在先超然自得正容悟物與之為春且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使有足者同至於其丘乃以恢恢然大空之裕衆甫也吾師乎吾師乎聞風而悅之久矣今乃何幸乎見猶龍用是祓除其心志澡雪其精神求以進於

道焉而未知烏鵲孺魚傳沫果有得乎其末之有也是又安知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干冒清崇戰汗無地

與張君實書

年月日太學生李新振衣彈冠譔書再拜君實明公閤下新非義足不登侯門名不通豪貴耳平居以賈生自許故言有近乎自譽而非譽也然則自譽者古人多矣高論以求知矜詫以取信少正卯不容於孔子東方朔

取譏於揚雄舒元輿員半千不售於盛唐之世某不才
為言近似數子而非數子之比也諺曰誰為為之孰令
聽之僕將有望於閤下者已幾月矣且某生二十有三
年無它知喜與黄卷聖賢語故於書無所不讀羅孔校
孟搜揚絡韓古人竹簡令人紙軸百家九流日與之偶
昔所謂董仲舒下帷卒業三年不窺園者殆將學之矣
且又有四方志故嘗走半天下南經江淮西過關隴往
來陜雒之郊而索米長安者嘗再見秋昔所謂司馬遷

自龍門歷會稽浮湘沅涉汶泗然後歸而作史者殆將學之矣夫讀書萬卷則下筆有神文章駭人則在處鬼物為之護持少壯出遊則知山川形勢不守一鄉則通九州風俗負是二者故氣宇廓落志思灑然酒肉交兒女戲未嘗一日過門而胷臆之論豪憤不已所以每重然諾赴人之急而囊無留儲嘗謂萬金隻馬不告姓名推以賙人葢王義方郭元振之細事誠學術遊從使之然也比者西歸旅見左右雖負戴迎遇重於丘山而

希言無色可敬而畏如近氷玉武庫使人凜然欲進一言而起其臭穢輒復已矣然丘墓之邑桑梓之籍實隸麾下借未能求伸於清識而苟有所聞見亦可以備精思之餘則雖以言陳何傷乎彊聒伏惟閤下以非常之才應非常之詔以不羈之學求不次之用辯論國家體敷陳宗社計執事造廷待天子問雖萬劉蕢不足介畏訐宦豎則黃門骨寒疏貴戚則近侍膽落對御史所不能對言宰相所不及言論事回天吐辭倒海拔犀之角

擢象之齒以爲詞刃而蟜頭一言士氣增長此閤下之
素志而僕亦與有操焉且制舉之廢已十餘年而豪邁
有爲不過竊進士之選方今朝廷數路旁招十科兼進
自以爲不足以籠絡天下之英雋而興復制舉以新儒
林之耳目而閤下獨於此時自拔于蜀其所推轂相爲
後先者已得號國公數人而已是則一朝陳言半夜悟
主昧旦而指期卿相矣然後千金成諾足以走冠蓋而
一巾折角足以作風俗北斗以南大海以北風馬牛所

在皆知所謂君實之名僕於是時將亦重其身於温隱而攝閣下之踵以就此選也且株守一經不能自植一家雕篆數韻不能耀名數世僕之所愧每每在此幸不惜虛尺寸之地以為僕之周旋而僕之讀書遊覽浩闊多識數事可談亦足以補助門下之萬一此其張本也言亂不經猶以青眼為望不辱前席且羞死矣

與張君實第二書

五月日李某再拜獻書君實明公閤下某愚不自揆比

嘗為書汙下執事而辭語迂放為它人言皆不省會閤
下在告而閽者拒不内退踰月不蒙下氣垂情聊有所
褒貶私懷惓惓因以未畢或以謂閤下謹許可苟無過
人者隨一笑而遺忘則某之區區亦將以狂妄棄之矣
然迹將踈而意彌親弦欲絶而聲愈急傾座上之顧而
質胷中之疑此某所以復有獻也嘗謂衣冠而稱士者
宜有以異於流俗應天子制詔而稱非常之才者宜有
以異於士治平以前朝廷以詞賦取人而涉獵之學章

句之徒操數寸之觚畫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
族榮耀一詩一賦之外沒齒不究先儒義理前人涕唾
鼠竊狗盜亟不容手自熙寧以後朝廷以經術造士而
五經之奧孔孟之旨一旦與士大夫私門墻然學詩者
不通書治禮者不知易鑽窺莊老隙竇而俯掇甲乙科
第至三年廷問而一策之試樸樕輭懦不能發明紀綱
數陳治迹以稱明天子精選之意借使問災異必闇於
春秋洪範之學詢存亡則蔑通漢唐歷世之為而麞頭

鼠目之子揚然自得夫然後知制舉所以責備於儒者
而其人必有異於士故愚志此久矣手不釋方册目不
置簡牘居與書為鄰而充棟宇出與書為行而汗馬牛
楚精神磨筋力十年于兹矣然志大而謀不售事左而
身益困雖於進士之選不能一得而私自鄙之以謂不
過異於流俗而已此豪傑之士所以既得而又歎焉伏
惟閤下馳騁書傳轇轕古今俯仰目仲舒笑談却劉蕡
兒畜公孫弘吏役牛僧孺如黿鼉錯谷永杜欽元稹白居

易之屬雖累千百緩急安可望哉且吾蜀自有宋巳來應此選者不過十二三而其間甚顯者又不過四五人而已頃者蘇氏兄弟一日過闕而聲馳四海是時有韓忠獻公歐文忠公為之後先而宋廷文章遂無出其右者葢其志必欲異於士而已也雖然入朝爭名者愈於錐刀而一有不羈之才則必為肩出者所害往往齊與鄭兩大以家而不肯借門戸鳳與鳶相髙以飛而不肯借羽翼是又不可不戒也某今日之言將以求知而

後日之進將以求教何者閤下既已異於士矣而某猶不得異於流俗木植而水導之使之不後陵之儒者在閤下也駑駘蹇服知所趨嚮而伸於知已者復何人哉下情所摽索言於此俯伏待命

上呂太尉書

某讀書至周公嘗復而思之昔武王有疾周公作祝冊欲以身代其死夫受命於天有所制者也死果可得而代邪說者以為周公不智成王幼沖羣叔流言謂將不

利于孺子公誅管叔蔡叔説者以為周公不仁周公留相成王而名公不説周公作君奭以自解説者以為名公真不説矣陳賈問孟子曰周公知管叔叛而使之與曰不知也孟子亦以為周公之過然則周公而不智不仁名公至於不説孟子以為有過欲無疑得乎且天之所助者順也惟至誠足以動天地金縢之作知天知人者也乃周公之所以為智羣叔之流言得行則周公之去國無日矣去國無日則孺子之惸獨誰與保也其誅

不仁乃所以為仁方成王以中才嗣位周公以冢宰專政以親則昆弟生嫌以外則武庚淮夷亂名公於是時宜不說矣惟其知周公之忠所以未嘗不說也國難已平成王涖政盈難以持也成難以守也故名公不說周公因其不說而作君奭之篇告以天命人事而已豈真不說者哉孟子之言以為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其過不亦宜乎此拘於教而立言者之常也管叔宜誅周公非過是開後之為兄者不教而誅之也不教而誅且以

周公為口實則孟子之言不得不然使周公而為孟子亦若是而已矣伏惟宮使觀文太尉以周公之才之德居周公之位好賢下士躬踐周公之實今之望人在朝廷處方鎮者俱無出閤下右晚學後進學言治道學為文章學議典故偘然謂有經濟才者如小巫之出不復自神而先朝大臣惟天錫閤下以難老是將盡表周公之所為以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茲國人之所以喜公之入而留也主上得一元老如八寶之成九鼎之重

玆國人與某所以喜而又喜之也所業一編併書以贄
上浼鈞席某下情無任俯伏戰汗之至

上左司書

某微賤微一手借力之助姓名不到中堂不與堂差之目欲一見宰相無因至前也豈其不才而老死州縣蓋自有命而無復清要念宰相不從天降地出前日書生耳咫尺私第而謁不得通森列舍人而門不得掃出史院入三省鱗日視事坐未定羣吏擁合投牒赴愬者譁

言盈庭本皆有司之事非宰相所當親而行之者也其來已久如日中之市交易而後退各得其所宰相雖欲不省斷不可也且吾宋以祖宗積累之厚垂二百年七聖相承無一事過舉神考法度深明詳著循而行之三代之治未易過故歷朝宰相無赫赫之名其稱賢者特能循而行之而已太平宰相與守成之君無有二道前人固以為難矣在今日尤為不易廟堂自有定議某不敢輙論而天下事又非鯫生所當言者第以謂士寡廉

恥莫甚於今日僥倖之門四闢奔競之俗漸成一旦封
而築之闔而樞鍵之賈怨滋甚閣下以天下為度身士
夫之怨而不恤夫豈易得哉愚嘗疑士之得至於堂者
必有異於參吏部之士參吏部之士必庸常碌碌之才
賢能不待次而舉不次之舉蓋嘗有之而不廢也所謂
賢能者果真賢能乎其居不次之舉者未必盡賢能於
人也頃嘗至太宰廳見呼其名而進者青紫煜如步趨
俛仰吾屬人也言語應對吾屬人也呈劄子禹上廳歷

偕及席乞憐足容一作乞憐之音足媚之容逾時不肯下堂吏厭惡至推而去之者當是時蹴爾而與之亦不屑也且前此知縣人而得知通初改官人除監司未入仕便乞宫觀不識字不經試便入館閣省寺臺監其濫者尤不可勝數是所謂僥倖之門四闢奔競之俗漸成不可不革也曰者一切嚴之以資格之限以至罷諸局罷宫觀罷權學官省曹官私不勝公横議自屈皆閤下深究其弊自為吏部時已一一申嚴行之矣然今仕路猶未清冗

官猶未去法意猶未明是以選舉不公而真材碩能未獲見用於天下意者雖行之猶有不通之處故其弊不去耳竊惟閤下當朝名臣之後英風義槩凜然見於事為迺今起自列曹陞華省闥助吾相輔導人主其職為專而其權為不輕也方天下思治之時事無大於進賢而退不肖推而行之惟恐不力苟力則無有弗行耳見利則興見害則除在今日此不可緩惟閤下疏其根而滌其源不顧掣肘之患權衡於堂差銓選之間斟酌進退

無使偏滯庶乎真賢輩出可以共成太平極治之功不猶愈於闢僥倖之門而成奔競之俗矣乎彊聒之言伏惟裁貫幸甚